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好兵帅克(下)

[捷] 哈谢克 著 蒋承俊 徐耀宗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好兵帅克(下)

[捷] 哈谢克 著 蒋承俊 徐耀宗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好兵帅克. 下 / (捷) 哈谢克著; 蒋承俊, 徐耀宗译.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605-7490-5

I. ①好… II. ①哈…②蒋…③徐… III. ①长篇小说—捷克—现代
IV. ①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5379 号

书 名 好兵帅克 (下)
责任编辑 张彩云 荣 西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张** 23 **字数** 33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7490-5 / I · 209

定 价 36.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第三章 帅克在基拉利希达遭横祸 / 279
- 第四章 新的磨难 / 332
- 第五章 从利塔河畔的摩斯特到索卡尔 / 354

第三卷 光荣的败北

- 第一章 穿过匈牙利 / 391
- 第二章 在布达佩斯 / 441
- 第三章 从豪特万到加里西亚边境 / 486
- 第四章 齐步走! / 528

第四卷 光荣的败北续篇

- 第一章 帅克在俄国俘虏押送队 / 573
- 第二章 临刑前的祈祷 / 596
- 第三章 帅克重返先遣连 / 604
- 作者年表 / 639

第三章 帅克在基拉利希达遭横祸

第九十一团转移至利塔河畔摩斯特城——基拉利希达城^①。

经过三天的禁闭，帅克还差三个钟头就该自由了。就在这个时候，他跟一年制志愿兵一起被押解到了总禁闭室，然后又从那里押往至火车站。

“我早就料到了，”在路上，一年制志愿兵说，“他们会把我们押解到匈牙利去的。那里要成立一些先遣营，你看着吧，等我们的士兵练好了射击，就会跟匈牙利人干架的。我们很高兴开到喀尔巴阡山去，匈牙利军再来到布杰约维采接防，来个种族大混杂。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说强暴外族女郎是防止人类蜕化的最佳办法。瑞典人和西班牙人在三十年战争中就是这样干的，拿破仑当政时的法国人也这么做了，如今的匈牙利人在布杰约维采地区也会来这一招的。当然，这算不上是强暴。在一定时间内和条件下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这是一种单纯的交换：捷克兵跟匈牙利姑娘上床，可怜的捷克姑娘又把匈牙利大兵引进房。几百年后，人种学工作者看到马尔夏河两岸挖出的骷髅的颧骨是那么鼓，定会感到惊奇无比的。”

“这种相互交配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帅克对此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在布拉格有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安的黑人服务员。他爹是阿比西尼亚^②的国王，这位国王来到了布拉格的什特瓦尼采的马戏团，爱上了一个女教员，这位教员还经常给《拉达》杂志写些个歌颂森林、小溪

① 利塔河是多瑙河的一道支流，发源于奥地利。1914年时，奥匈之间以利塔河为界，该城部分在奥地利，叫利塔河畔摩斯特城（德文叫布鲁克城）；另一部分在匈牙利境内，叫基拉利希达城。

② 埃塞俄比亚的旧称。

和牧童之类的田园诗。她跟这位国王在旅馆里正如《圣经》上所说的私通了。使她惊奇不已的是她竟然生下了一个白净的男孩。悲哉！两个礼拜之后，这男孩开始发黄。一个月之后开始变黑。半年之后就变得跟他老子、阿比西尼亚国王一样黑了。他妈抱着他四处去瞧皮肤科，想让大夫们将他的皮肤上的黑色褪掉。可大夫对她说，这男孩是地道的黑种人的皮肤，根本无法褪色的。这可把她急疯了。她向各个杂志社求助，有无褪去黑皮之类的偏方。人们把她送进了疯人院，把她那小黑人送到了孤儿院，在那里，人们尽拿这小黑人开心。后来他当上了服务员，还常到夜咖啡馆去跳舞。现如今比他晚出生的一些捷克杂种都比他要长得漂亮些，没有他那么黑。据一位常去“杯杯满”酒馆的医士给我们的解释说，这个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些个混血儿生出来的下一代跟白种人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可是说不定在某一代又会生出个黑小子来。你可以想象出，那该有多倒霉的！比方说，你娶了一位小姐，这妖精一身白净白净的，突然她给你生出来了一个小黑人。要是她在九个月之前，在没有你的陪伴下去杂技场看过黑人的竞技比赛，你还可能会为此感到很伤脑筋哩。”

“你讲的那个黑人克里斯蒂安的例子，”一年制志愿兵说，“我们还可以从战争的立场、观点出发来分析对待这一问题。比如说，让这个黑人去当兵，他不是布拉格人吗？那就把他编进二十八团。想你也已经听说了，二十八团已经跑到俄国人那边去了。要是俄国人俘虏了这个克里斯蒂安，他们会感到莫大的惊奇。俄国人的报纸准会宣传说奥地利把它的殖民地军队也赶上了战场。其实它根本就没有殖民军，还会说奥地利已经把手伸到黑人预备军去了。”

“有人说，”帅克脱口而出，“奥地利在北方的什么地方确有殖民地。一个由弗朗茨·约瑟夫当皇帝的什么国家……”

“小伙子们，别扯啦！”一个押送兵插嘴说，“现在议论什么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疆土，实在是太不谨慎了。你别提什么人的名字，日子准会好过些……”

“那你就去查看一下地图吧，”一年制志愿兵打断他的话说，“确实存在于我们最仁慈的君主弗朗茨·约瑟夫管辖的国家嘛。据统计学记

载，那里全是些个冰块，布拉格制冰厂的破冰船就从那里出口冰哩。这个冰冻工业引起了外国人的高度评价与重视，因为这是个来钱快却又冒风险的买卖。其中最大的风险是从弗朗茨·约瑟夫皇上的国土里将冰运往北极圈，你能想象得出吗？”

押送兵嘟囔了一句什么，没听清楚。这时押送班长却坐得靠近些，要聚精会神地来听听一年制志愿兵的谈话。一年制志愿兵一本正经地接着说：“奥地利这唯一的一块殖民地都可以给整个欧洲供应冰块，成了它的国民经济收入主要来源。当然这个殖民地的发展将是很缓慢的，因为一部分殖民者不愿上那里去，另一部分殖民者已经给冻僵了。然而外贸部与外交部对气候条件的改善报以极大的兴趣，使其大面积的冰场有了充分加以利用的希望。然后再开几座旅馆招待大批旅游者。当然还得将冰山之间的旅游小道适当加以维修和拓宽，在冰山上设置些导游路标之类的东西。唯一的困难是爱斯基摩人跟我们驻地机关找麻烦……”

“这些个小子不愿学德文，”一年制志愿兵接着说。押送班长专心地听着。他算是超期服役的士兵了，入伍前是个长工，是个又傻又粗的人，对自己所不了解的一切总是持囫圇吞枣的态度。他的理想就是“混碗饭吃”就行了。

“教育部花了很大一笔钱，班长先生，费了很大的劲给他们造房子，结果还是冻死了五名建筑师……”

“泥瓦匠都保住了性命，”帅克打断了他的话说，“因为他们靠抽烟斗来取暖。”

“但并不是所有的泥瓦匠都保住了命，”一年制志愿兵说，“就有两个呜呼了。因为他们忘了使劲地吸，结果烟斗就灭了。人们只得挖开冰地将这两人埋了——最后，学校终于盖成了，是用冰砖和钢筋水泥盖的，盖得很坚固。但爱斯基摩人却从冻在冰里的商船上拆下一些木材来围在学校周围点火，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上面盖有学校的冰化了，整个一座学校连同校长以及准备在第二天参加落成典礼的政府官员全都沉入了大海。这时只听得水已没及脖子的政府代表在叫嚷：‘愿上帝惩罚英国！’如今我们已派军队去那边了。不用说，同他们打

仗是很困难的，对我军最大威胁的恐怕就要算是那些久经训练的冰熊了。”

“那就更糟了！”押送班长聪明地补充说，“假如我们没有那好多好多的军事发明。比方说，对付煤气中毒的防毒面具，你把它往头上这么一戴，你就马上中毒了，这是士官学校里的那些人对我们说的。”

“这只不过是他们吓唬吓唬你，”帅克的声音响起，“任何一个士兵对任何一样东西都不要惧怕，即使在战斗中摔进茅坑里，那也要爬起来，舔舔干净继续投入战斗。至于有毒的煤气，我们每个当兵的在兵营里吃的新鲜的士兵面包和带壳的豌豆不就是家常便饭吗？听说俄国人发明了一种专门反对士官的什么玩意儿。”

“很可能就是一种特别的电流，”一年制志愿兵补充说，“它能把士官领章上的赛璐珞星星连在一起，然后引起爆炸。这又将是一种新的灾难啊！”

押送班长虽然入伍前是头蠢驴，但他终于听明白了，他们是在拿他开心、取笑，于是他领着那个押送兵离开了他们。

列车进站了。布杰约维采的居民都聚集在站台上给团队士兵送行。尽管这还不是一个正式的欢送仪式，但车站前面的广场上还是挤满了等候军队到来的人群。

此时帅克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夹道欢迎的人群身上。现在跟往常一样：老实守规矩的士兵走在最后面，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士兵则走在前面。这些老实巴交的士兵随后就被塞进装牲口的车厢。帅克和一年制志愿兵被带往一节特设的囚犯车厢，这节车厢向来都是挂在军列的军官车厢的后面，囚犯车厢里有足够的位置。

帅克觉得他确实应该喝一喝彩，于是向人群挥动制帽并喊了一声：“你们好！”这声问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群众报以响亮的欢呼声：“你们好！”这声音越传越远，一直传到车站前面。那里也嚷了起：“来啦来啦！”

这一下可把押送帅克的班长急坏了，他嚷着要帅克住嘴。可是欢呼声犹如狂潮巨浪，势不可挡。宪兵挡住人群，为押送队开道。人群继续呼叫：“你好！”并挥动着礼帽。

欢呼声汇成了一场真正的示威活动。车站对面的旅店窗口里，有些妇女也扬起了手帕，高呼：“万岁！”“你好！”两旁人群中德语和捷语的喝彩声混在一起。有个狂热分子还趁机大喊：“打倒塞尔维亚人！”但被人们绊倒在地，还被拥挤的人群踩了几下。

“他们来啦！”的喊声像放电火花似的在人群中传播、绽放、飞扬，传向了远方。

押解队伍走近了。帅克在押解人员的刺刀下挥手向人群亲切致意，一年制志愿兵庄严地行着军礼。

他们就这样进到车站，走向指定的军列。步兵团的管弦乐队的指挥被这突然出现的游行活动弄得晕乎乎的，差点演奏起《主佑我们》的乐典来，幸亏头戴黑色硬帽的第七骑兵师的随军神甫拉齐纳及时赶到，秩序得到整顿。

神甫来此的经过极其简单。拉齐纳神甫，这位令所有军官食堂感到惧怕的人物、贪得无厌的食客和酒鬼，是昨天到达布杰约维采的。好像是偶然地参加了即将转移的团队军官们的小型酒会。他以一当十，大吃大喝，在有几分迷糊的情况下摸到军官食堂去，甜言蜜语地在炊事班那里诳到点残羹剩饭，饱餐了盘子里的肉汁和馒头片，狼吞虎咽地连肉带骨头吃了个够后，还从储藏室里拿走一些朗姆酒，喝得直打嗝，然后再回到饯别酒会上来，重新豪饮了一番。他在这方面很是老到，第七骑兵师的军官们常为他垫款。第二天早晨，他突然想到团队的第一批军列就要开车了，他该去维持一下秩序。于是他沿着夹道的人群逛了一圈，来到了车站，大加发挥起他的热情来，弄得团队主管军列的军官们都躲在站长室里不见他。

正当乐队指挥刚要指挥《主佑我们》的时候，他到达车站。

他一把夺下乐队指挥的指挥棒喊道：“停！还早。等我打了招呼再演奏。我等一会儿来。”他走到车站上，紧跟着押送队，大喊一声：“停！”把他们也叫住了。

“哪里去？”他对押送班长厉声喝道，问得这位班长不知如何回答这突如其来的问话。

帅克代班长和蔼地回答道：“把我们送到布鲁克去，神甫大人。如

果您愿意的话，您完全可以跟我们一同前往。”

“那我也去！”拉齐纳神甫说，接着他转过身来，对押送兵嚷道，“谁说我不能去？前进，开步走！”

神甫进入囚犯车厢后就躺在了座位上。好心肠的帅克还脱下自己的军大衣，垫在神甫的头底下。一年制志愿兵还悄悄对吓得没魂似的班长说：“好好伺候神甫吧！”

拉齐纳神甫舒舒服服地躺在座位上伸了伸懒腰，便开始打开话匣子了：“诸君，这个蘑菇焖肉嘛，这个蘑菇得放多些。可得先用小洋葱把蘑菇煨熟，然后才搁上点桂皮和洋葱……”

“您已经放过一回葱了。”一年制志愿兵说，班长用绝望的神情狠狠地望了一下一年制志愿兵，因为在他看来，神甫虽然喝醉了，但他毕竟还是自己的上级呀。

班长的处境很不好。

“是的，”帅克插嘴说，“神甫大人的话是绝对正确的：葱放得越多越好。帕科姆尼西采有个酿啤酒的，他连啤酒里也放葱，说是葱能引人口渴。葱的用途广大。炸葱还能治酒刺……”

此时拉齐纳神甫像梦呓般嘶哑着嗓子说：“全靠作料，看你放些什么作料、放多少。胡椒别放得太多，辣椒多放不得……”

越说他的声音就越慢越小：“蘑菇别放得太……柠檬也别放得太……太多的……佐料……太多的……豆蔻……”

他渐渐没有了声音，睡着了，不一会打起鼾声来，间或又从鼻子里发出尖细的呼噜声。

班长定睛地望着他。其余的押送兵坐在自己的条凳上抿着嘴暗笑。

“他一时半会醒不来的，”过了一会帅克预言道，“他已经醉到头了。”

“反正都一样，”当班长不安地示意帅克住嘴时，帅克还接着说，“想不出办法叫他醒过来的。他要按规定喝醉了^①。可他还只是个大尉军衔。所有这些随军神甫，不论军衔大小，喝起酒来量都大得吓人。我跟卡茨神甫当过勤务兵。那位喝起酒来就跟喝水一样。而这位跟卡

^① 据说，在当时的奥匈帝国的军队中，官兵是按军衔配给酒的。

茨神甫他们比起来还差十万八千里哟！有一回，我们把圣饼盒都送到当铺里去换酒喝了。如果有人肯借钱给他的话，我们恐怕连上帝本人都会拿去当的。”

帅克走到拉齐纳神甫跟前，扶他翻了个身，让他脸朝椅子背，然后以行家的口吻说：“他得一直睡到布鲁克。”说完这话，帅克回到自己座位上。不幸的班长绝望地目送他坐下，然后说：“我想我最好还是去报告一下吧。”

“我看您最好还是别去的好，”一年制志愿兵说，“您是押送队的头头，您不能扔下我们不管。而且按规定，您也不能把任何一个押送兵派去送报告，除非您找到代替他的人。瞧，这事儿就是很棘手的。您要是鸣枪通知人来，那也不行。这里又没发生值得您开枪的事。再说，按规定，除了被押送者和押送人员之外，囚犯车厢里是不能有别的人，严禁外人入内。您要是想掩饰自己的错误，那就趁列车在行驶中悄悄将神甫从车上扔下去，但这也行不通，因为这里有证人亲眼目睹您是怎样违反规定将他放进车厢里来的。班长先生，您准要因此落得个撤职处分。”

班长不知所措地辩解说他并没有把神甫放进来，而是他自己进来的，再说，随军神甫毕竟是上级呀。

“这里只有您是上级。”一年制志愿兵强调说。帅克接着补充他的话说：“就是皇帝老子本人要进来，您也不允许呀！就好比有个新兵站岗时，来了一个检察官站在他面前，让他跑一趟去为他买盒香烟，新兵问了一下要买什么牌子的。为这事新兵可能就要坐牢的。”

班长胆怯地反驳说：“是你帅克最早跟神甫说，他可以同我们一道走。”

“我这样做是可以的，班长先生，”帅克回答说，“因为我傻，可是谁都不会相信您也是个傻子呀！”

“您在部队里超期服役多年了吧？”一年制志愿兵顺便问了班长一句。

“第三个年头了，如今该升军官了。”

“您就别妄想了！”一年制志愿兵很是刻薄地说，“您就记住我的这

句话吧：您会受到撤职处分的。”

“未了也都一样，”帅克说，“当军官的或当小兵的反正都是一死。可是话又说回来，听说受撤职处分的人要被派到前线去的。”

神甫蠕动了一下。

“他在打呼噜，”帅克见他一切正常、安然无恙时宣布说，“他说不定此时正梦见自己又痛饮了一通。我担心他在这里会拉上一裤子。我的那位卡茨神甫一喝醉了就睡得不省人事。有一次给你拉了……”

帅克把他亲自经历的有关卡茨神甫的事描述了一番。那是讲得既生动又详细并且十分有趣，致使大伙连列车已经启动了都没察觉。

直到后面车厢传来一阵吵闹声，才把帅克的话打断。由克鲁姆罗夫斯柯和卡什贝尔的德国人组成的第十二连在那里扯着嗓子唱：

等到我归来，
等到我归来，
等到，等到我再归来。

在另一个车厢里又有哪个绝望者脸朝着离他越来越远的布杰约维采方向唱道：

而你呀，我的宝贝儿，
你却留在了这儿。
喏啦哟，喏啦哟，喏啦！

这种可怕的尖叫声实在让人受不了，大伙儿完全可以把他从牲口车厢门口推出去的。

“真奇怪，”一年制志愿兵对班长说，“怎么还没见到检察官上我们这里来呢？按规定，您在车站上的时候就该把我们车上发生的事情向列车指挥官报告，不该在一个喝醉了的随军神甫身上费工夫。”

不幸的班长固执地一声不吭，两眼直瞪着窗外向后嗖嗖掠过的一根根电线杆子。

“我一想到，我们没将我们车上的情况向任何人报告，”爱挖苦人的一年制志愿兵接着说，“到了下一站，某个检察官到我们车厢来，我就胆战心惊。仿佛我们都是……”

“吉卜赛人，”帅克插话说，“流浪汉，好像我们见不得神圣的阳光，到哪里都不敢出头露面，生怕人家会把我们抓起来似的。”

“这还不说，”一年制志愿兵接着说，“根据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颁布之法令，用火车运送军事囚犯时，必须遵照下列之规定：第一，运送军事囚犯的车厢必须装有铁栅栏。这一条定得明明白白，而且我们这里也是照此办了，那就是说我们就是被关在了极其牢固的铁栅栏里了，这还差不多。第二，根据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皇上与国王颁发的法令的补充条文之规定，每个军用囚犯车厢都得备有厕所；如无厕所的，得配备有盖子的便盆以供犯人与押送官兵大小便之用。我们这个军用囚犯车厢别谈厕所，挤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包间里，连个便盆也没有……”

“你们可以到窗口处去解吗。”绝望之极的班长说。

“您忘了，”帅克说，“犯人是严禁靠近窗口的。”

“随后这第三条，”一年制志愿兵接着说，“车厢里必须配备盛饮水的器皿。这一条您就没关心到。顺便问一句，在哪一站分发干粮？不知道吧？我早就知道您不曾去打听这个……”

“您瞧，班长先生，”帅克也接着发表了一通，“押送犯人可不是件闹着玩的事。您得把我们照顾得仔仔细细、周周到到才对。我们非一般士兵，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您得什么都给我们送到鼻子底下才行。命令和条文就是这么规定的，您就得遵守，要不然就乱套了。我就认识一个流浪汉，他说过：‘被关起来的人就好比一个包在襁褓里的婴儿，得精心照料他，别让他着了凉，也别让他生气，让他满意自己的命运，不许他人欺侮这个小可怜的。’”

“啊，还有一件事，”没过一会帅克友好地看着班长说，“劳驾，到十一点的时候，请您告诉我一声。”

班长以疑问的目光望着帅克。

“看来，班长先生，您是想问我，干吗在十一点的时候要提醒你一

声呢？因为从十一点起我就属于那节牲口车厢的人了，班长先生，”帅克郑重其事地宣布，“我被判处三天禁闭，到十一点禁闭期就满了。今天中午十一点我就该获得释放。从十一点起我在这里的事就算了结了。任何一个士兵也不能被关得超过他的禁闭期，因为在军队里，首先得讲个纪律和秩序，班长先生。”

失望透顶的班长受到这一闷棍之后，好半天才清醒过来，最后，他才不以为然地说没有接到任何公文指示。

“亲爱的班长先生，”一年制志愿兵插话了，“公文不会自己飞到押送官您这里来的，就像圣山不会自己向穆罕默德靠拢一样。押送队的头得自己去取公文。您现在又碰到了新的困境：您无权把该获自由的人继续关在这里。从另一方面来说，根据现行政令，谁也无权离开囚犯车厢。我真不知道您该如何来摆脱这一困境。形势越往后发展越糟糕。现在已经是十点半了。”

一年制志愿兵把怀表放进衣兜里，说：“班长先生，我将拭目以待你半小时后怎么办。”

“半小时后我就是牲口车厢的人。”帅克沉湎于幻想地重复着。班长六神无主、十分沮丧地对他说：

“如果这里对你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我想你在这里比在牲口车厢要好得多……”

班长的话被神甫在睡梦中的一声“多搁点调味汁”打断了。

“睡吧！睡吧！”帅克和蔼可亲地说，顺手把掉下来的军大衣重新塞到神甫的头底下。“愿你再做一场开怀痛饮的美梦吧！”

一年制志愿兵开始唱开了：

睡吧，宝贝，睡吧，闭上自己那双小眼睛，
上帝将与你一起睡，
天使给你把摇篮摇，睡吧，宝贝，睡吧。

沮丧的班长对一切似乎已经没有反应了。他只呆滞地望着车窗外，对囚犯车厢里的混乱状况是听之任之，不加过问了。

押送兵在隔板处打起“挤肉堆”牌来。班长的屁股被轻捷、着实挨了下撞。他回头一看，只见一名士兵挑衅似的用屁股对准他。他只叹了口气，回到窗口前。

一年制志愿兵想了一会儿，然后对绝望的班长说：“您知道有个叫《动物世界》^①的杂志吗？”

“我老家村里的一个饭馆老板他就订过这份杂志，”班长带着明显的愉悦心情回答他，因为可以转到另一个话题了。“这个老板非常喜欢瑞士的萨安羊，可是都被他喂死了，所以他想从这份杂志里找到解决饲养的办法。”

“亲爱的朋友，”一年制志愿兵说，“我将向你们讲述的故事非常清楚地证明：谁都免不了要犯错误！诸位，你们那边的先别忙着玩‘挤肉堆’了，我相信，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定会引起你们的极大兴趣，你们会听到你们还不懂的许多专门术语。我之所以要给你们讲述一下《动物世界》的故事，其目的在于让我们忘却我们面临的当今之战争烦恼。

“我到底是怎么当上那家非常有趣的杂志《动物世界》的编辑的呢？这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对我自己说来都是一个谜。后来，我琢磨出了这么一个结论：那就是我只有在一种完全‘无责任能力’^②的状态下才能干这个编辑的。在这种完全不能由我自己做主的情况下，我完全被对老朋友哈耶克的友情引入歧途。哈耶克他一直老老实实在这家杂志社当编辑，但却爱上了杂志社老板伏克斯的女儿。老板要辞退他，并要他给《动物世界》物色一名循规蹈矩的编辑来。

“足见当时的雇佣关系有多么的奇特。

“当我的朋友哈耶克把推荐信和我介绍给老板后，老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问我对动物有些什么了解。看来他很满意我的回答。我说了这么一个中心意思：我向来就十分尊重动物，我把它们看作是过渡

① 本书作者雅罗斯拉夫·哈谢克曾是《动物世界》杂志的编辑。

② 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据说由于精神错乱而不能为其自身的行为负责的状况，法律上叫做“无责任能力”。

到人的一个阶梯，从保护动物的观点出发，我总是满足它们的愿望和要求。每一种动物别无要求，只求在被吃掉以前让它们能死得痛快些。

“鲤鱼打一生下来就有一个固执的想法：认为女厨子活活将其开膛破肚是极不地道的。就拿砍公鸡脖子的事来说吧，动物保护协会说还在不遗余力地努力实现，不让没有经验的手宰杀家禽。

“油煎白鱼时，它们那弯曲的身躯表明在其丧命之时对‘波多里’饭馆的人们将它们用奶油活活煎死而发出的一种抗议。至于火鸡……

“此时老板打断了我的话，问我对家禽、狗、羊、蜜蜂是否内行，对世界上种类繁多的动物是否熟悉，会不会从外国报刊上将图片剪下来复制，能否译介外文报刊上有关动物的专业性文章；还问我会不会翻阅布雷姆^①的著作；能否与老板一起撰写有关动物生活的社论；社论中心必须结合天主教的节日、四季气候的变化、赛马、狩猎、警犬训练、民族节日以及宗教节日的变换，总之一句话，要以记者的眼光，通过短小而内容又十分丰富的社论来表述时代风貌的状况。

“我回答说我将如何办好像《动物世界》这类杂志已经有过深思熟虑了，等我将上述各方面的材料掌握住了，我准能把刊物上的各个栏目一一包下来。依靠我的努力，这份杂志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我将把它从形式到内容都来一个大改观。

“我将开辟新的栏目，比如《动物的快乐园地》、《动物谈动物》等，同时要紧密联系当前的政治形势。

“我们要铺天盖地一个动物接着一个动物地向读者介绍，让他们看得眼花缭乱，赞叹不已。而《动物的一天》专栏则应与《解决家禽问题的新纲领》以及《牲口间的运动》等栏目交替刊出。

“老板再次打断我的话，他说我这计划只要完成一半就足矣。他还说要送给我一对短体肉鸡，说这种肉鸡在最近一次柏林举行的家禽展览会上获了大奖，场主荣获配种优良的金质奖章一枚。

① 阿·埃·布雷姆（1829—1884），德国著名的生物学学者和旅行家，足迹踏遍欧、亚、非大陆。代表作《动物生活》一书，共六册，自一八六九年出版后，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我可以这样说，我真卖力，我不遗余力地坚持了我在杂志社的‘施政’纲领。到后来，我甚至发现，我写的文章大大超过了我的能力。

“为了给读者提供一点意想不到的新花样，我自己臆造出一些动物来。

“我本着这个原则出发，我认为，像象、虎、狮、猴、鼩、马、猪等这些动物品种早已为《动物世界》读者所熟知，有必要给他们介绍点完全崭新的发现。于是我就抛出了一个新品种——硫化鲸。我的这种新鲸鱼大如鳕鱼，身上有个装满蚁酸的鱼泡和一条特别的管道。硫化鲸从这条管道轰的一声将蚁酸喷到它想吞吃的小鱼身上，小鱼被麻醉了。一位英国学者研制出了一种毒性酸……我现在已记不清了，当时给那种鲸鱼酸取了个什么名字。鲸鱼膏倒是众所周知，而这种新的鲸鱼酸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他们纷纷打听生产这种纯酸的公司。

“我敢给你们担保说，《动物世界》的读者都是些好奇的人。

“在我‘发明’了这种大硫化鲸后不久，我又‘发明’了一大串别的动物。我给它们分别取名为：‘狡猾的幸运儿’，一种袋鼠科的哺乳动物、‘馋嘴公牛’、‘母牛的老祖宗’以及‘乌贼鞭毛虫’——我把它归入啮齿科。

“我每天都有新的动物增添。我自己也为我在这方面的如此成功感到惊讶，我从来也不曾想到过动物界竟还要我作如此多的补充，布雷姆在他的《动物生活》一书中竟然漏编了这么多的动物。布雷姆和他的后继者知道被我称之为‘远方蝙蝠’的冰岛蝙蝠以及称之为‘麝香猫’的乞力马扎罗山^①上的家猫吗？

“当今的自然学家们是否想象得出‘库纳工程师^②的跳蚤’呢？这是我在琥珀里找到的，这只跳蚤双目失明，因为它生活在地底下的远古鼯鼠身上，这只鼯鼠也是瞎子，因为根据我写的，这只鼯鼠的曾祖

① 乞力马扎罗山是非洲大陆最高的山，为 6010 米。

② 库纳工程师是本书作者雅·哈谢克最忠实、最持久的朋友，多种文学的翻译家。